



张巍
BY ZHANGWEI
作品

金枝玉叶

JINZHIYUYE

张巍 作品

BY ZHANGWEI

金枝玉叶

SHANGHAI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枝玉叶/张巍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251-984-8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9401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金枝玉叶

作 者 张 巍
责任编辑 雷燕青
策划编辑 杨 磊 张玲玲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62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84-8
定 价 3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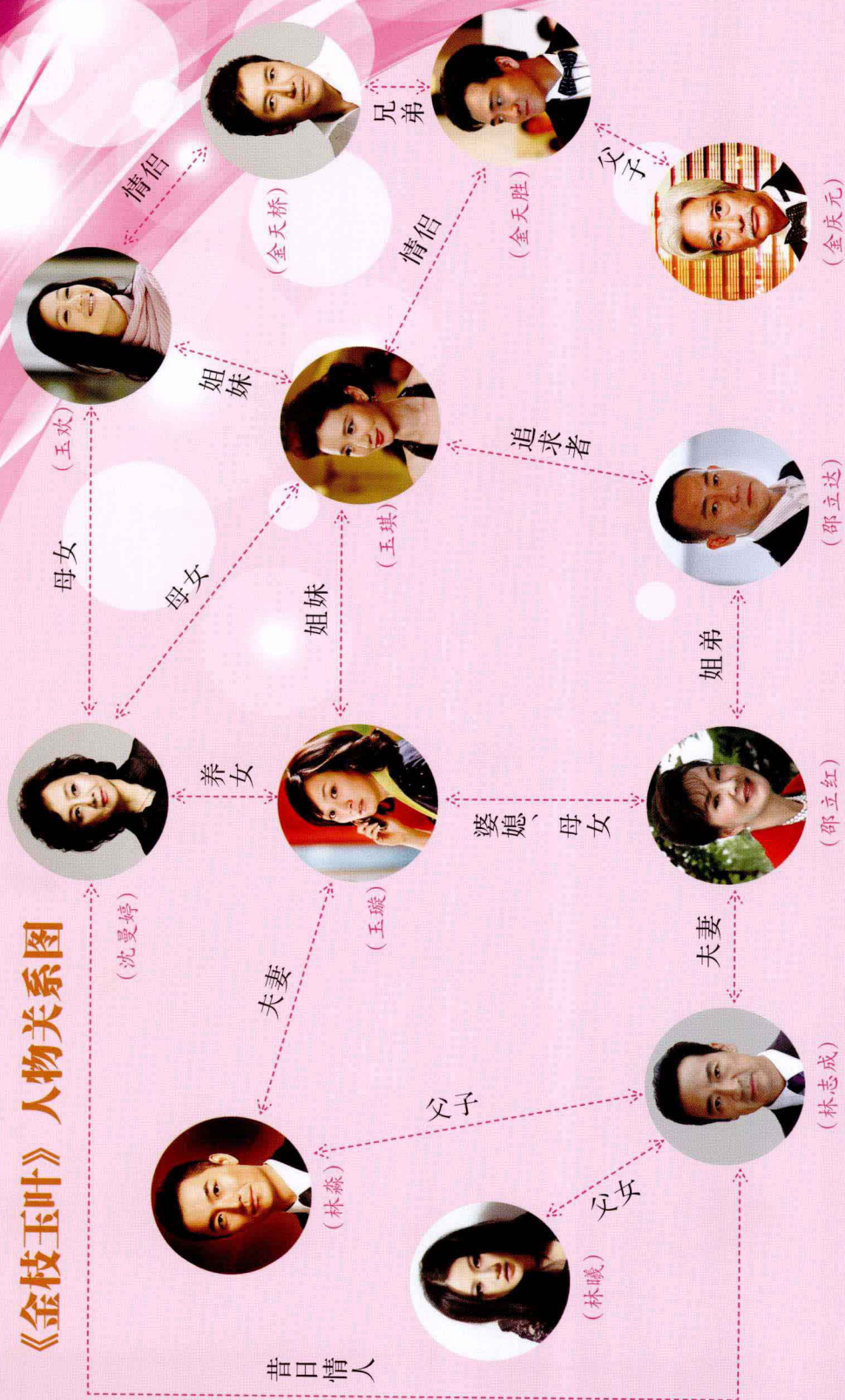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金枝玉叶》人物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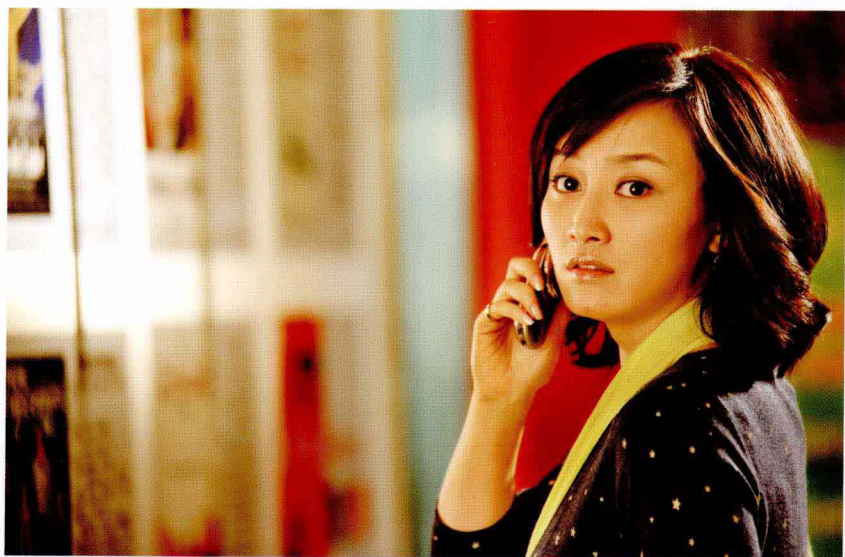


田海蓉
饰
玉欢



玉欢是一名聪慧、自信、独立的律师。她对自己要求极高，嫉恶如仇，要求完美，不善妥协，不善宽容，尤其不会给男人留面子，总是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她对己严，对他人亦严，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女子。直到遇到苗侨伟饰演的金天桥，玉欢心里的爱情才终于蠢蠢欲动。





赵子琪 饰 玉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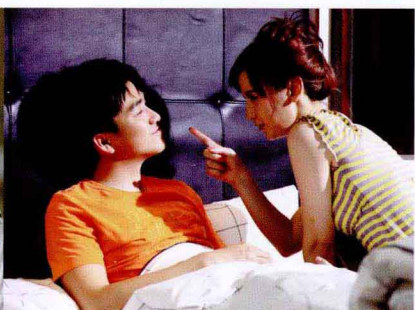
玉璇是三姐妹中的老好人。两次婚姻中她都懦弱忍让到了自虐的程度。直到与第二任丈夫林淼离婚后出走欧洲后致力开拓事业，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加上夫离子散的失意，她逐渐变得强悍、偏执。她最大的心结是觉得自己非父母亲生，于是事事要谦让。最后，这种自卑变本加厉，在孩子身亡之后居然不惜与大姐为敌，自卑的心魔终于在沈曼婷在病床前痛陈家世后才做了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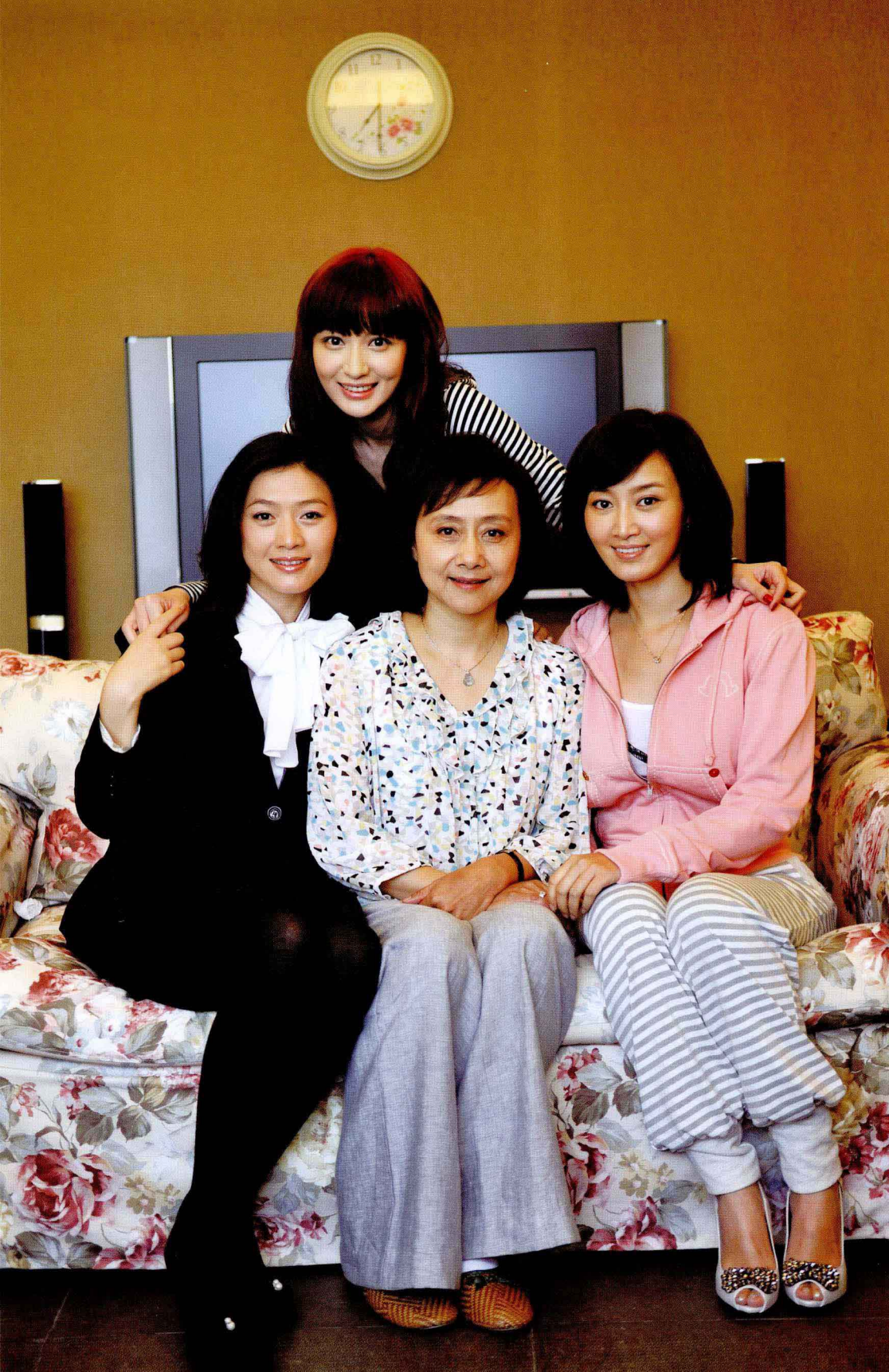


玉琪 爱美，爱权势，爱财富，为实现目标，能忍人所不能。她的心机手段为三姐妹之首，但在真爱面前也曾全力以赴过。她与两个挚爱她的男人在一起表现出不同的气场，在下半部分的商战戏中表现尤为出彩。玉琪对于男人的情商高于玉欢。玉欢不会装糊涂、曲意奉承，但玉琪懂得分寸和如何迁就男人的自尊心。

张萌
饰
玉琪







第一章

1

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玉欢才意识到今天算是把积攒了三十五年的“霉运”一起释放了出来。

玉欢是玉家三姐妹中的老大,也是一直以来最让母亲沈曼婷放心的一个。她的成长历程相比两个妹妹,可谓是顺风顺水。名牌大学法律系毕业,在申城法律界已崭露头角,加上一个相恋八年的“金领儿”男友陈诚,俨然新时代女性的典范。

今天本是玉欢的三十五岁生日,不过一大早,玉欢就被母亲在卫生间搞出的声响吵得无法安睡。她索性起床,收拾好诉讼材料,提了提神,下楼开车,打算趁早赶到法院。

今天对玉欢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玉欢要代理诉讼夏华公司装修质量不合格、甲醛超标导致被代理人三岁小女儿罹患白血病的案件。夏华公司是上海地产界的龙头企业之一,这注定是一场事关荣誉的“恶战”。而且自己的男友陈诚是夏华公司的财务总监,这也无形之中给玉欢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车子刚要挂挡,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就打来电话,关照此事。他

说自己已有耳风，夏华重金请来了赫赫有名的王律师，而且据说案情会有新的转折。玉欢胸有成竹地安慰所长，不过心里还是多了分忐忑。挂上电话，玉欢发现母亲昨天在副驾驶座上落下一本老黄历，她无心地翻到今天，四个大字立即呈现在眼前：诸事不宜。玉欢轻蔑地一笑，开动了汽车。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这仅仅是一天霉运开始的兆头，不出半个小时，她的车就先要“破相”了。

车行二十多分钟，已经到了法院门口。玉欢减速要进停车场，就在她要打方向盘的时候，车外汽车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蹿入玉欢的耳朵。还没等搞清状况，一辆红色法拉利已经冲到自己面前，来不及反应，玉欢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前盖中冒出了白烟。

更令玉欢怒不可遏的是，肇事司机竟然态度轻蔑，没有一丝愧疚感，反而打电话叫来了辆宝马，坐在其中，一脸隔岸观火看热闹的样子，只让秘书处理善后。幸好交警及时赶到，处理完车祸现场，做好笔录，玉欢一看表，离法院开庭只有五分钟了。玉欢恶狠狠地瞪了法拉利男一眼，“开个法拉利骨头就轻啦？”

对方依旧态度漠然。玉欢无心恋战，火速赶往庭审现场。

被代理人已经坐立难安了，幸好玉欢及时赶来，法院立即开庭。昨晚，玉欢已经将庭审过程在头脑中反复预演了三次，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不过今天庭审过程跟玉欢的想象大相径庭。对方律师自信满满地不同意调解，却又始终纠缠在一些琐碎的细节上，冥冥之中，玉欢感觉对方似乎在故意拖延时间。

就在玉欢纳闷的时候，她猛然注意到，法庭门口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己刚刚见过，就是撞坏自己车的法拉利男！玉欢心里一凉，难道他是来打击报复自己的？总不至于因为场车祸大闹法庭吧？

只见法拉利男不声不响地坐下，但是跟夏华公司的律师若有

所指地点点了点头。对方律师立即来了信心，立即要求玉欢请证人出庭。玉欢请出了专家级国内空气质量检测检验员，证明原告的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严重超标。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夏华公司律师指出，甲醛超标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装修，而是饱受争议的室内家具。玉欢感觉不妙，果然检验员彻底倒戈，无奈地承认自己曾收受家具厂商的贿赂。

玉欢眼前一黑，被气得瘫软在座位上。丢了最重要的证人，官司毫无悬念地以败诉告终。玉欢强撑着安慰被代理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案件负责到底，为其讨回公道。“诸事不宜”，这四个字在玉欢的脑袋里反复打转，挥之不去。玉欢不知道，这个“诸事”还没全部登场亮相。

玉欢黯然地一个人走出法院，看到了在法院门口等待她的男友陈诚。玉欢心里一阵暖意，这个时候陈诚的支持无疑是对她最大的安慰。陈诚还特意买了玫瑰花捧在手里。不过玉欢对私生活倒并不想表现得那么高调。

“玉欢，你跟我说过，如果到了三十五岁生日那天，你还没嫁人，你要我做那个帮你告别单身生活的人。我们的爱情长跑已有八年了，”说着，陈诚从兜里掏出一枚戒指，单膝跪地，“嫁给我吧！”

败诉的玉欢还没回过神来，就遇到陈诚突然搞这么一套。陈诚说的话，自己也清楚，不过她就是毫无理由地反感陈诚老是把三十多岁和相恋八年挂在嘴边，难道岁数大就成为了必须结婚的原因了？已经结婚二十年的还有离婚的呢，那岁数更大，在农村小子都能打酱油了。加上玉欢今天在法庭上败兴而归，一点儿没有激情跟陈诚搞这么“浪漫”的求婚仪式。

玉欢有些嗔怪地让陈诚先起来，别在公共场所让自己难堪。

陈诚似乎不解风情,以为玉欢这是在忸怩作态,故意说,如果玉欢不答应求婚,自己就不起来。玉欢有些不耐烦了,加上刚才的贫血,脸色难看起来,陈诚才知道深浅,站起身。

“哟,刚才法庭上没吵赢,现在当街骂男朋友出气呀!玉律师,你还真是总能让我大开眼界!”玉欢听到背后有人说话,立即回过身,竟然又是法拉利男!难道他就是老黄历上“诸事不宜”中的“诸事”吗?今天一天的霉运均因他而起。

还没等玉欢发作,见到法拉利男,陈诚的脸色却大变,喃喃地说:“金总,怎么是你……”

玉欢醍醐灌顶,原来这个法拉利男正是夏华公司的总经理金天桥。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玉欢恨不得上去啃这个金天桥几口才解气。玉欢一整天被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她跟金天桥相视而立,一场惨烈的嘴仗一触即发。

陈诚看着求婚未遂的女友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吵架,束手无策,但最终,理性战胜了感性,陈诚只能一脸无助地劝玉欢少说几句。

玉欢被陈诚的无能搞得颜面尽失,陈诚越劝,越觉得自己脸上无光。怒火中烧的她,最后只能甩给金天桥几句狠话就愤愤地伸手拦了辆出租车。原本是打算回家的,但是她料定陈诚的求婚不算完,必然得追到家去,她转而告诉司机,去律师事务所。她决定跟陈诚和夏华公司对抗到底。

果不其然,陈诚以为玉欢一怒之下回家去了,自己驱车来到玉家,才发现玉璇和她丈夫贺文强都赶来给玉欢过生日,但唯独少了寿星。家里人忙问玉欢的情况,得知陈诚向玉欢求婚,一家人高兴得像炸开的油锅。其实玉璇和贺文强早就改口管陈诚叫姐夫了,以往急需用钱,除了玉欢,他们最快想到的就是陈诚,丝毫没

把他当外人。在母亲沈曼婷心中，陈诚在几年前就成了自己的女婿，只不过一直没有红本儿“公证”而已。

但陈诚随即给玉家人兜头一盆凉水：玉欢倔犟的臭脾气又来了，输了官司，还死活不肯答应陈诚的求婚。沈曼婷立即往律师事务所打了几个电话，玉欢都推托有事，让家里人先吃饭。陈诚太了解玉欢了，脾气一上来，三五辆联合收割机拴一起都拖不动她。能让玉欢回家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离开。陈诚辞别了玉家，一个人悻悻地开车离去了。

等玉欢回到家的时候，玉璇和贺文强早已经吃过饭回去了，只剩下在黑暗中默默等待玉欢的沈曼婷。玉欢若无其事地吃饭，然后早早回到卧室就寝。

一天的劳顿和不顺，让一向坚强的玉欢情绪低落到极点，第二天睡到很晚才起床。下楼开车的时候才想起车还在交警大队。按理说今天应该可以去取车了，电话打到交警大队，却被告知车被暂扣了。

“为什么？”玉欢不禁感叹，真该查查黄历再出门。

“这辆车被非法改装过，现在正在查车源。可以取车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老邻居杜金喜的儿子杜川正好下楼上班，听闻玉欢车被扣，正好自己要去交警大队处理一件经济案，可以顺便帮玉欢探听一下。

老邻居杜金喜原来是沈曼婷在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同事，单位分房子，两家就一直是邻居，已经有三十余年，彼此相互照应。杜川跟玉家三姐妹从小一块儿长大，情同手足。杜川警校毕业就一直在经侦总队工作。

“你这车不是开了两年多了吗，怎么说被非法改装呢？”

“谁知道呢。肯定是从夏华公司出来之前被改装的。都怪陈诚,不知道给我弄的什么黑车。”

“夏华公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杜川似乎想起什么,却欲言又止。

2

如果说玉欢的这个生日过得像是三十五年连续涨停的“震荡回调”,那玉璇的近况,就只能说是持续“低开低走”了。

玉璇在三姐妹中位列老二,也是命最苦的一个。玉璇十多岁的时候,跟杜川在他家一起写作业,杜川无意中翻出本老相册,玉璇好奇地翻开找家人,看到了漂亮的母亲参加杜川的满月酒。但是玉璇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自己的生日比杜川晚两个月,母亲怎么不是孕妇呢?

这张照片就像是玉璇人生的“利坏消息”,在玉璇青春期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弄得玉璇草木皆兵,生活细节被一一地无限放大。从那以后,“不是亲生的”这个标签就始终烙在玉璇心里。

这个心结让玉璇在家境困难的时候,“自觉”放弃读大学,把机会和资源都留给姐姐和妹妹,自己只读了个美术中专。后来在学校偶遇来代课的美院“风流才子”贺文强,贺文强的才华和疯狂追求,让玉璇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两个人一毕业就不顾家里反对,私自登记结婚了。玉璇当时要彻底搬离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不再“寄人篱下”,为此跟父亲闹得不可开交。直到父亲几年前的离世,才算是缓和了玉璇和家里的矛盾。

“独立”是个“看起来很美”的概念。过早的独立,让玉璇为自己的这个小家疲于奔命。贺文强在婚后显露出了好吃懒做的本

性，却老是拿什么“艺术家的劣根性”当借口。他认为大艺术家都应该是一生不务俗事，穷困潦倒，最后才能永存于世。他时不时就以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的高更自比，扬言以后要做中国的高更。不幸的是玉璇没看过这本书，否则她应该更早地认识到自己不久就要面对的悲惨遭遇。

不过谁叫玉璇看上的就是贺文强这股子超然脱俗的劲儿，她年轻的浪漫之心过早地因为身世的不幸而受到压抑，所以甘愿为贺文强不切现实的幻想默默付出。

最近，贺文强要搞画展，预计得十来万。玉璇一面要应付家庭日常开销，一面又要为贺文强的画展筹钱，而且随着画展计划的临近，贺文强的开销越来越大，时不时就有债主逼债上门。而玉璇只是珠宝厂一个普通的珠宝制作工人，比起这些花销，工资少得可怜。这让玉璇甚是苦闷，却只能任劳任怨地埋头苦干。

大姐玉欢生日这天，玉璇想提前把一天的任务干完，早点到玉家，所以中午就没吃饭。可中午刚过，玉璇就晕倒了。单位赶紧送她到医院，查出是由于连日劳累过度导致的。车间主任心疼地说最近不会再允许玉璇连轴加班了，并给她带来了三千块钱的绩效奖金，表彰她改进了一个珠宝系列的工艺，提高了产品性能。

贺文强赶来，接走了玉璇，没什么大碍，两人就赶往玉家。但是贺文强坚持这几天要带玉璇到医院好好查查，别因为自己的一个画展，把玉璇的身体累坏了。玉璇听到这儿，心里瞬间温暖了许多，以前种种的疲惫不堪，似乎都因为贺文强一句关心的话而变得值得了。

两个人没想到到了玉家，玉欢和陈诚会演这么一出“逃婚记”。吃过晚饭，就早早回家休息了。

等第二天起床，准备早餐的贺文强告诉玉璇多睡会儿，自己